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三

蘇東坡集後集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河彼濫觴，蛙跳鯢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賦八首

點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嚶嚶聲聲。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囊中，囊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達溼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壁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餽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鐙。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陽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袞乎？吾儕小人，輕愷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瑾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難？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嬋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苔。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漣。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觴，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枻，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惺惺。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燐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

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燐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瘞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會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騷。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鱗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檣挈而飄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歌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鬱爲祿。以脂肅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蘅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殖。蘇合若癰。而實董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古城之枯朽。宜鑿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勲。子方而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蛻粉。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旣熟則反之醕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醕之滴。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白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稗酒之初。滋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醢雞鶩之醢醢。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隔腹之瓜。罌兮。入我囀中之荷。盃。噉朝體於霜谷兮。濃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蘇軾功用無撓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曠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自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飾。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結機廷中。覲廷尉之度量。脫韓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過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猜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稊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洩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潼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望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遍返懼守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一首

醉翁操并引

琅耶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品品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

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譔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墜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辭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嘯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尙氣。巧戾斷。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遙如金末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饒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聲磬。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限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霍。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一首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薰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暉珠夜明。百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衡，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八首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
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亦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涼所裏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櫺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黃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腴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養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敵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就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

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沈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嚶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璣藏秘。錯落其宅。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蜚。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仲和父銘之。維以詠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齋。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舉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湧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龍龜。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鼈與蛇蠃。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千戚管磬匏絃。嘗試與予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

唐林天遺子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爲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於中洲。蓺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平聲。鉤以全吾直。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匠。受成不化。以與眞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蹻。粲然黃子。玄豈尙白。天質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黼黻。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霽穀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霏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沒。

邁硯銘邁往德興臺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畀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閒鵝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正。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溼溼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蹶齧是乘。脂蠟其轡。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顯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黥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愛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岡。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